

拾几片温暖

春天的承诺

因为要写一个关于藏族儿童题材的小说,我便常到南郊的长江源藏族生态移民村去。

那天,我一进村子就看到七岁的其加站在土沟里的一棵树下。其加在藏语里是“狗屎”的意思,男孩之所以叫这个名字,跟我们汉族人给孩子起贱名是一个道理。其加的阿妈拉姆告诉我,她结婚很多年都没有孩子,后来千辛万苦地生下了一个男孩,但身体瘦弱,给他起名叫“其加”,希望魔鬼都嫌弃这“狗屎”而让他平安长大。

“其加,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我走过去亲昵地揉揉其加那一头俏皮的小卷毛。

见到我,嘴里念着经的其加立即低下头去,很难为情的样子。

“哈哈,是不是犯啥错误了,被阿

妈罚了?”我逗他。

其加依然低着头,还是不说话。脸上的表情更窘迫了,弱小的身子很不自在地轻轻晃动。我知道我猜对了,他真的在被罚站。

“是没写作业呢,还是没好好地念经呢?”我蹲下来问他。

其加依然沉默,没有回话,但他用眼睛瞅了瞅旁边,示意我说那就是答案。

我往旁边一看,是一片不太茂盛的野草和一堆炉灰。

我正疑惑,其加的阿妈拉姆从屋里出来了,见到我,很开心的样子。拉姆邀请我进屋,给我倒上奶茶,我问拉姆,为什么要让其加罚站。

“让他倒炉灰。他倒在草地上,热的,草会死。”虽然拉姆的汉语说得

不流畅,但我还是听懂了。

原来,拉姆让其加去倒炉灰,叮嘱他要等到炉灰凉了才可以往草里或者树下倒。可是其加急着和小伙伴出去玩,把热炉灰倒在了草里,结果就被阿妈罚站了。

从拉姆家出来,其加还在原地站着。我走过去拉拉他的小手,安慰他,“其加,别难过,到了春天小草还会发芽的。”

“都被我烫死了!”其加的眼泪掉下来。

“一定会发芽。”我坚定地回答。

“是真的吗?”

“是真的!因为春天会知道你阿妈的善良,也能听到你的忏悔。春天说,风儿再来,草儿就会再绿!”

我只有一块石头

曲吉多吉是噶陀寺里年纪最小的喇嘛,只有6岁,但却是汉语说得最好的一个。可是他太害羞了,所以,不常听到他说话。

我每次去,他都特别开心,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去参观他们的教室,他会跑到我前面帮我掀门帘;我去他们的小食堂品尝糌粑,他会抢着帮我取那只最漂亮的木碗;我去大殿给菩萨点灯,他会跪在我身边和我一起恭敬叩拜……我真的喜欢他,只要看到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就会忘记这世间的烦恼和尘埃。

上周日是母亲节,我和几位爱心妈妈买了双新鞋去寺院看望这些没有妈妈照顾的小阿卡。其实我每次去,都会带着礼物,送给曲吉多吉的最

多。从沈阳赫图阿拉带回来的手工布鱼,送给他;从北京国图带回来的艺术书签,送给他;从成都带回来的新鲜桃片,送给他;从宁夏带回来的呆萌小骆驼,也送给他。收到礼物,曲吉多吉的样子很逗,害羞得很,脸红得像只小蜜桃,并不伸手来接,直到噶陀活佛笑咪咪地催他:多吉,收下吧!快说谢谢!他才接下。其他的小喇嘛得到礼物都很开心,要么把东西放在活佛那里,要么放回自己的宿舍,只有曲吉多吉会一直拿着,仿佛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这些好玩意似的。

那天,我们在寺院里一直呆到下午,离开的时候,活佛和小家伙们把我们送到寺院大门口。我正要上车,曲吉多吉跑过来拉住我的手。

“怎么了,多吉?”

“呢……”多吉红着脸,有些难为情的样子。

“呵呵,多吉,是要挽留我们吃晚饭么?”我跟他开玩笑。

“这个,送给您!”曲吉多吉的右手从紫红的袈裟里伸出来,手掌托着一块白色的鹅卵石。

送给我?我有些犹豫的时候,曲吉多吉的小脸似乎涨得更红了,他小声地说:“我只有一块石头。”

我从他的小手里接过那块洁白而光滑的鹅卵石,蹲下身子,把这个几乎从一出生就穿上了袈裟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接受他全部的赠予,一块被摩挲了几千次几万次的鹅卵石,还有他的爱。

朽木不朽

他最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他的姓氏了吧,他姓仙,叫仙树宝。可是他这个小小的人儿却一点仙气也没有,不仅没有,怨我直言,反而有点笨呢。

这不,试卷还摆在我的桌子上呢,今天的语文测验,32分。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反正自我带这个班以来,他就没有及格过。

“啊!这个小仙人呀,到底要怎样才能及格!”我盯着这张满是红叉叉的卷子,没忍住,还是发起了牢骚。

对桌的杨老师头都没抬,回了我一句:“仙树宝,还是三十分,是吧?那就是块朽木,再雕也是白费力气。”

我好像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呢,耐心和爱心、时间和精力我都投入了。真的,他挺可爱的,不淘不懒,守纪律懂礼貌,我愿意给他补课,也愿意反复给

他讲题,可他就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唉,也许真是一块朽木呢!”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放学铃声响过了,我把手里最后一份试卷改完,准备回家。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天气冷得很,今天格外冷,因为下午变天下起了冰雨。我的办公桌正好就在窗户外边,我站起来望过去,正好就能看到学校的大门。

孩子放学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往校外门外走着的要么是值日生,要么是那些“属蜗牛”的娃娃。真是巧呢,我正好就看到了那个“蜗牛娃娃”小仙正慢吞吞地往校门口走。他的妈妈正淋着小雨,伸长脖子在等他。见到小仙,仙妈妈赶紧把雨伞举到小仙的头顶,小仙接过雨伞,仙妈妈腾出手来把棉衣给他穿上,又从包里拿出一顶

帽子和围巾给小仙戴上。

小仙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坐上妈妈的电动车后座,正准备出发,却又停下。他从车后座上下来,走到妈妈的身前,把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来,叠好,给妈妈系到脖子上。然后,还用他那黑乎乎的小手,轻轻地按了按那条刚刚系好的围巾。虽然听不到,但我想象他一定还在嗔怪地跟妈妈说:“这么冷的天,出门怎么不系围巾呢!”

当那只小黑手在妈妈的围巾上按了按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睛居然有点潮了,多么好的小仙人儿啊!

我提着包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又看了一眼那摞试卷,心里说朽木不朽啊。

狐儿和一棵树的缘

女儿进门的时候,我正在听《白狐》,她一下子就被这歌声吸引,问我什么是“白狐”。

我只好从开头给她讲狐与书生的故事。我用了最温柔的声音,也尽量使故事明朗。

书生,形容俊美,风度翩翩,犹如玉树临风而立。

白狐,性情温柔,袅娜妩媚,犹如芙蓉婷婷出水。

书生在赶路的途中,救了白狐。白狐为报答书生的救命之恩,千年后幻化成美丽女子,红袖添香,伴公子夜读。而当公子金榜题名时,白狐却孤独地重回山林……

“她为什么能够变成大人的模样?”女儿问。

“她是狐。”

“她为什么千年等待?”

“生命的轮回。”

“生命怎样轮回?”

“一世人、一世草、一世鸟、一世狐儿……”我胡诌吧。

“那,妈妈!”女儿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心说:“我下一世也变成一只狐儿!”

“也好!”

“那,妈妈,你下世变成什么呢?”

“一棵草就好。”我淡淡地说。

“你不能变成草,我会踩着你的!”

可是两分钟后,女儿泪流满面:“那,妈妈,我怎么认得出哪棵树是你呢?”

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我的小小的女儿那颗小小的心啊,竟然装着那样缠绵柔软的爱意……她怕踩着我!我怕找不到我!

“那我们约定,我开一树花朵,白色。就像你身上的绒毛一样雪白雪白好吗?”我认真地说:“每次当你从我身边走过,风都会吹过来,我的花瓣随风飘落!这些轻轻落在你身上的花瓣儿,宝贝啊,那就是妈妈给你的亲吻!”

我的女儿这一世,这一天,这一分钟喜笑颜开,这是她的前世多少年修来的呢?我这一世,有这样一个女儿;这一天,和她有这样一份约定;这一分钟,有这样一份喜悦和感动,这又是我前世多少年修来的呢?

今生我是笨笨懒懒的妈妈,她是活活泼泼的女儿。来世,她要变成一只美丽善良的狐儿,而我,要成为一棵开着白色花朵的树。

女儿和我,狐儿和一棵树,缘,不了……



【作者简介】

唐明,中国作协会员,格尔木市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于《文汇报》《延河》《十月少年文学》《少年文艺》等省内外各级杂志报刊,出版《心无杂念》《小妖一米》《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等多部文学作品。现任《格尔木》文学杂志执行主编。

一把阳光

豆豆今年三岁,住在我母亲家楼上,九月份开始上幼儿园,但她爸爸妈妈都要上班不能每天按时接送她,便把她托给我母亲,请她每天早晨把豆豆送到幼儿园,下午再把豆豆接回来。

母亲今年六十九岁,除了有气管炎的毛病之外,身体还不错。母亲平时话少,但自从开始接送豆豆,母亲就有滔滔不绝的话语,讲豆豆是如何聪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讲豆豆是如何幽默有趣把大家逗乐,还不无夸张地讲豆豆是如何贴心让她在走累的时候坐在路边的石墩上休息,那意思好像我们这些人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娃娃。我暗想,豆豆可真行,虽然让母亲受累,但却让她如此欢喜,真要谢谢她呢!

不过这几天,母亲却不能去接豆豆了。连续的风雪天气害得母亲着了凉,气管炎犯了,所以近日接送豆豆就成了我的工作。

“为什么奶奶不来接我?”第一天接豆豆,她问我。

“因为刮风下雨,奶奶就病了,等病好了,奶奶就会来接你的。”

“哦,刮风下雨,奶奶就会生病,那她一定很不喜欢刮风下雨了吧?”

“对啊,奶奶喜欢大晴天,喜欢大太阳。”我说。

我最喜欢豆豆放学的时候在门口等她,铃声响过几分钟之后,豆豆就会像鸟儿那般欢快地向我扑过来。还要甜腻腻地叫声“阿姨”,哎呀,简直让人心花怒放,这个时候叫我为她做什么,我想我都愿意。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来接豆豆,因为,母亲已经好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才会晴天,但我和豆豆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太阳还是挤开云层跑了出来,虽是接近黄昏的太阳,但雨后重新绽放的光芒仿佛比从前更灿烂似的。豆豆很开心,眯起眼睛故意跟太阳对视,还掂着脚尖跳跃起来,伸在空中抓了几把,说要把手里的阳光捉在手里。

豆豆上楼,路过母亲家门口的时候,豆豆握着小拳轻轻地砸了砸了门,母亲开门看到豆豆,脸上立即笑成了一朵花。

“奶奶,不下雨了,出太阳了。”豆豆仰起小脸,把一直握着的小拳头松开,然后奶声奶气地说:“奶奶,送给你,一把太阳。”

太极毛毛虫

因为要陪女儿到湖边的小广场上练太极拳,所以,我近来总是起得很早。

到这个小广场晨练的人很多。有一些老人,他们在练习五禽戏;有一些中学生,在练习街舞;还有一些小朋友,跟着漂亮的吴老师学习陈式太极五十六式,我女儿也是吴老师的学生。

虽然人多,但临湖的地方空气十分清新凉爽。

今早稍有一点晚了,我到的时候,吴老师带着大家已经做完了准备活动,开始研习各种招式。我坐在石凳上,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人们,心情愉快。很快,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引起我的注意,他独自一人在小操场的另一边,大概六七岁的样子,一会儿跑几步,一会儿跳几下,漫不经心的模样。他上身穿着黑黄相间的短袖条纹T恤,下面是一条十分宽大轻软的黑色灯笼裤,这种颜色和花纹的衣服以及他的身形让我想到懒洋洋肉乎乎的毛毛虫。“呵呵,一只会打太极的毛毛虫!”我在心里偷偷地说道。

“陈一诺,认真点!好好地再打一遍!”吴老师远远地冲他喊了一句。听到老师的命令,这只可爱的“太极毛毛虫”开始打拳了。可是,我看得出来,他打得并不认真,眼神不够专注,动作不够舒展。但我从心底里原谅他偷懒的样子,六七岁的娃娃这么一大早起床来练习太极,多不容易,怎敢苛求。

但这只可爱的“太极毛毛虫”很快发现了我在看他,他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子红了,然后,埋下头去,懒懒的拳脚变得零乱不堪。

但小家伙又忍不住偷偷地抬眼瞄我,我回他以微笑。这下,他干脆放下那零乱的动作。站直,提气,凝神,重新起式。动作瞬间变得自然而又舒展,表情庄重而又严肃,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完整的陈氏五十六式打得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漂亮洒脱又有气势。

这只“胖虫虫”的变化让我感动,我相信,他的拳是特意为我这个陌生人打的,他小小的年纪,却能够懂得体谅一双陌生的眼睛,用善意回应善意。

